

日 夜 禱 文

陳冠杰

親愛的主上！此刻我靜靜走到這祕密的花園，向您訴說我今夜的懺悔。四地裏佈滿了荒草，長春藤也爬滿了生著蘚苔的牆垣鐵門。啊！主上，我的罪過叫我如何說起：我配再進這尊貴的花園？配在這裏向您訴說？小天使般甜蜜的話語，及深沈哀痛為人類馨香的禱文？

我已非我，我是個滿盈邪慾的罪人，是個疲憊不堪却又無力振作的靈魂。像往昔明澈見底的池水如今佈滿著腐菌敗草，像往日光潔亮透的天窗如今却是般剝裂爛！

但！主上！在池水氤氳繚繞的上頭，您仍是如此慈愛的恒視著：在月光祝福下的清空，虹彩般社光芒仍亮麗在您的四週！

× × × × ×

曾經！在這昔曾光耀的花園，我承受著您的杖及荆棘；我滴下了顆顆淚水在猛烈毒打的鞭笞之下，四週不見出路，惡氣也把我逼繞，但心中小小的窗室，却發出勝過百合的幽香，好似以西塔（註一）的祝福，在燃燒的灰燼之後才能瀰漫永久的檀香，好似海克力斯（註二）的黑暗天地，在真誠、勇毅的掙扎之後，才能成為光明祝福的天堂。

這一切的一切，叫我如何能說？

像個累極倦極的遊子，像個飄蕩飄渺的水手。今夜，在長途敗裂流失的跋涉之後，在爬過了最艱困的一個高崗，我又回到了久違好久好久的花園。

鐵門軋軋作響，精靈也受到了驚駭。畢竟，我仍如以往般伸開了雙手，跪倒在園中靜靜的噴泉前面，重溫了久遠久遠的感受。

這一切的一切，我能如何再說？

× × × × ×

外頭的天地，佈滿了罪惡毒蟒與絕望死狼的攻擊。禿鷹八方飛來，噬食著不只是活人的心髓，還噬食著高潔基督的寶血。外來的挑戰，如騎士般奮勇的還擊，想像齊格飛（註三）的怒斬飛龍，滿身血污猶能帶著英雄諸天的光芒！

但惡魔並不就此把你放過

——安樂、順遂、輕撫、安慰，在激烈的酣戰之後，却似一條鬆開了的綵帶，輕柔的垂向罪惡墜落的淵藪。一度陷入，只得薰以黏潮昏眩，只得令一切榮勳輕易的出賣；像花朵奪去了嬌豔，像雲雀失却了婉轉輕柔，像騎士垂首於玷污無敵的寶劍。幾天的樂章響起，喇叭奮力悲鳴，也喚不回垂而迷失的魂靈。



像是胡天胡地的迷失，却自以為做著正義凱歌的榮事；像是不顧一切的陷溺，却自以為光榮光耀的昇上殿堂，這樣的可悲是真正的可悲，這樣的流失是生命真正的流失。像怒吼的海洋吞沒了荒野，像崩潰的山岩怒捶著大地！

除了死亡，又有那條道路指向屬靈的天光！

四週不見出路，惡氣也把我逼繞，在惶恐慌亂中，在盲目掙扎裏，似乎有一股幽香，安撫我久經擾動的心靈，引領我觸及久未瞻仰的殿堂。如當年奧古斯丁（註四）的迷而復返，亨利波西（註五）的重擊王位，心中的耳語能在聽聞，腳下的足跡能再親吻這祕密泥土的芳香。

× × × × ×

像個未能完成使命的僕人，像個不能聽從父命的孩子，我訴說著自己的經過，也禁不住掉下了慚愧的淚水！羅馬的英雄固然顯眼，基督的英雄却是十倍的榮耀；美人的芳心固然珍貴，博愛的寶血却是千百的晶瑩。我自心底深處發出沉重無奈的呼喚：『慾望、安逸、驕者、三條黑龍，我沒敢以為能通過他們的挑戰吞噬！沒敢以為能將這分榮耀，帶回這親愛的花園，增添教堂裏的榮光！』

『縱然像個狼狽的騎士，我仍將堅忍的出擊，步向那不可知的遠方。雖然內心深知全是不配，滿身血污仍將苟延的盡力，以一瓦一石獻於聳天的寶塔，一餅一魚作為屬世的食糧。』

但願這樣的馨香，能帶來日後的保守，不至為慾望殺帶勒斃，發出可鄙可笑的容樣！至少也在垂死的時候，能說聲「阿門」！我的天父，我仍將到您的地方，獻上最後摯愛的禮盒，這是您的僕人，在一無所有的掙扎之後，所能帶來的一點禮物。然後翻身投入，向那不可知悠遠的地底深坑，作最後黑龍的食糧！

× × × × ×

親愛的主上！今夜我走到這靜靜的花園，內心滿是懊悔痛苦與難過。這是我全部的禱詞，希望您指引我的迷茫。

註一：黎巴嫩、敘利亞之女神；註二：希臘神話中之英雄；註三：北歐神話中最著名之屠龍英雄；註四：即中世紀著名之聖奧古斯丁；註五：莎士比亞亨利五世歷史劇之王子。